

包世臣著

藝林名著
叢刊第一種

藝

舟

雙

楫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三初版

藝林名著叢刊 (全二冊)

定價大洋一元四角

(外埠酌加匯費運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纂者 朱劍芒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上海大連灣路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中正沖和龍藏碑擅場或出永禪師

山陰面目迷梨棗誰見匡廬霧霽時

隋龍藏寺出魏李仲璇敬顯舊兩碑

而加純淨左規右矩近千文而雅健過

之書平謂右軍字勢雄強此其庶幾

敘

敘曰。論文之書。始於典論論文。而文賦繼之。魏文評時流得失。士衡論體裁當否。文心雕龍後出。則推本經籍。條暢旨趣。大而全編。小而一字。莫不以意逆志。得作者用心所在。後此則退之。子厚。明允。又自述得力端末。於以誨人。論衆者。而明允之尊文。爲尤甚。南朝以有韻者爲文。無韻者爲筆。故牧之有杜詩韓筆。玉溪有任昉文筆縱橫之語。然對文則爲筆。單言則統於文。近有謂古有文筆之別。無古文之稱。而斥稱古文者爲陋。然漢人以字體而別。今古文。至宋既有時文之名。則別稱古文。亦何不可乎。古文之名。以北宋而盛。其學至南宋而大衰。以迄於今。別裁雜出。支離無紀。且七百年。所以近人姚姬傳。選古文辭。條別諸家得失。惲子居自述力學所得。實亦煥乎可采。不謬後來。僕少好詩賦。獨學寡聞。蓬轉後耳。目稍擴。逾五十始自檢葺。間與友人問答。必直吐肝鬲。居既卑。人事酬應。勢所不免。然卒不敢以所學徇人。幸免諂脅之恥。至於兼備衆體。古人所難。上下百世。唯有子瞻而賦。仍允癩。千應之一。無容吠聲。倚聲傳奇。體雖晚出。其能者殆非率爾。偶道所見。或殊燕說。入比爲近。世正業前明能者輩出。論說多當。然入主之誦。燕石之陋。亦復時有。僕少小事此。費精神於無補。分別徑途。不貽染絲之悲。蓋亦庶幾其友生之間。有如魏文所云。此子爲不朽者。蓋棺定論。一併入錄。以聽後人裁其當否耳。若夫論書之作。叙自後漢。崔蔡之詞。雖簡略。而形容體勢。兼涵并包。南北朝尤重此藝。工文者。史入文苑。以工書託體。小學乃入儒林。下迨唐初。狀筆勢。說結字之文益多。唯孫虔禮大暢旨趣。略不留餘。原彼心悟。可以仰匹文賦。雖有拙訖。則光曜尤有稱暨。僕姿劣力孱。獨耽斯業。五十年來。終始不厭。前後常談。或亦有當古人者。故並紀錄其詞焉。涇縣包世臣。

目錄

論文

文譜道光己丑	一
答張翰風書嘉慶庚申	五
答董晉卿書癸亥	六
揚州府志藝文類序己巳	七
書贈王慈兩丙子	八
與楊季子論文書丁丑	八
再與楊季子書丁丑	一〇
讀亭林遺書戊寅	一二
自編小倦遊閣文集三十卷總目序道光庚寅	一三
十九弟季懷學詩識小錄序道光壬午	一四
詩禮徵文序丁亥	一六
書毛詩關雎序後辛丑	一六
春秋異文考證題詞庚子	一七
儀禮鄭注句讀書後嘉慶乙丑	一八

論史記六國表敘道光丁亥	一八
書史記魏其武安傳後丁亥	二〇
復石贛州書己亥	二一
與周保緒論晉略書癸巳	二二
晉略序癸卯	二四
摘鈔韓呂二子題詞癸卯	二五
書韓文後上篇癸卯	二六
書韓文後下篇癸卯	二八
書桃花扇傳奇後丁亥	三〇
東海記傳奇敘己丑	三一
蘇州寶蓮寺主松濤法語題詞戊子	三一
問樵上人海上移情圖記戊子	三一
小倦遊閣記壬午	三二
述學一首示十九弟季懷嘉慶甲子	三三
五言一首說八比贈陳登之通判留別出都	三三
門道光壬辰	三三
或問甲辰	三四
族兄紀三先生鄭本大學中庸說序丁未	三六

錢東湖詩序	嘉慶己未	三八
胡眉峯詩序	道光壬午	三九
書述學六卷後	壬午	四〇
讀大雲山房文集	辛巳	四一
舊業堂文錄序	辛巳	四二
贈方彥聞序	嘉慶己卯	四二
贈余鐵香序	丁丑	四三
湯賓鷺先生文集敘	道光己丑	四四
方岩夫軫詩序	壬辰	四五
韋君繡詩序	壬辰	四五
趙平湖政書五篇敘	壬辰	四六
讀白華草堂詩集敘	乙未	四七
述古孝子詩序	己亥	四七
江季持七峯詩稿序	庚子	四八
王海樓勸詩序	庚子	四八
澹菊軒詩初藁序	辛丑	四九
爲朱震伯序月底修簫譜	丁酉	五〇
金簑伯竹所詞序	己亥	五〇

零都宋月臺維翰古文鈔序	辛丑	五一
樂山堂文鈔序	辛丑	五一
齊物論齋文集序	壬寅	五二
書陳雲乃延恩罷讀圖	壬辰	五三
復李邁堂祖陶書	戊戌	五四
答陳伯游方悔書	辛丑	五五
張童子傳	嘉慶癸亥	五七
畢成之墓志	丁卯	五八
清故揀選知縣道光辛巳舉人包君行狀	道光	五九
清故優貢生孫君墓誌銘	癸巳	六二
與陳孝廉金城書	癸巳	六三
清故韓林院編修崇祀鄉賢姚君墓碑	壬辰	六四
清故文學汪君之碑	戊子	六五
清故國子監生凌君墓表	己丑	六六
清故文學薛君之碑	己丑	六七
皇清敕授修職郎安徽寧國縣學訓導沈君	行狀	六九

翟秀才傳甲辰.....七

論書

述書上嘉慶丁丑.....七二

述書中丁丑.....七四

述書下戊寅.....七六

歷下筆譚己卯.....七八

後附四則.....八一

與金壇段鶴臺明經論書次東坡韻戊寅.....八一

論書十二絕句己卯.....八三

國朝書品道光甲申.....八四

答熙載九問辛卯.....八八

答三子問辛卯.....九二

書譜辨誤道光壬辰.....九四

跋榮郡王臨快雪內景二帖丁丑.....九五

書臨平原祭姪稿後丁酉.....九五

題隋誌拓本丁丑.....九七

自跋刪擬書譜壬辰.....九七

自跋草書答十二問壬辰.....九七

十七帖疏證癸巳.....九九

與吳熙載書癸巳.....一〇五

書黃修存藏宋揭廟堂碑後癸巳.....一〇五

書劉文清四智頌後癸巳.....一〇六

自跋真草錄右軍廿六帖癸巳.....一〇七

書陳雲乃集其先公寫廢書幃字爲四言詩

卷後甲午.....一〇七

跋重刻王夫人墓誌癸卯.....一〇八

記兩筆工語嘉慶戊寅.....一〇八

記兩棒師語戊寅.....一〇九

完白山人傳嘉慶丙寅.....一一一

刪定吳郡書譜序道光壬辰.....一一四

藝舟雙楫

論文

文譜

道光己丑八月，養疴寓園，日與族子孟開論古文節目，因次爲篇。

余嘗以隱顯回互激射說古文。然行文之法，又有奇偶疾徐墊拽繁複順逆集散。不明此六者，則於古人之文，無以測其意之所至。而第其詣之所極。墊拽繁複者，回互之事。順逆集散者，激射之事。奇偶疾徐，則行於墊拽繁複順逆集散之中。而所以爲回互激射者也。回互激射之法備，而後隱顯之義見矣。是故討論體勢，奇偶爲先。凝重多出於偶。流美多出於奇。體雖駢必有奇以振其氣勢。雖散必有偶以植其骨。儀厥錯綜，致爲微妙。尙書欽明文思，一字爲偶。安安疊字爲偶。允恭克讓，二字爲偶。偶勢變而生三。奇意行而若一。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語奇也而意偶。克明峻德，四字一句奇。以親九族，十六字四句偶。協和萬邦，十字三句奇。而萬邦與九族百姓語偶。時雍與黎民於變意偶。是奇也而偶寓焉。乃命羲和，節奇。若天授時，隔句爲偶。中六字，綱目爲偶。分命申命，四節體全偶。而詞悉奇。帝曰咨節奇。期三百十七字，參差爲偶。允釐八字，顛倒爲偶。而意皆奇。故雙意必偶。欽明允恭等句是也。單意可奇可偶。光被允釐等句是也。雖文字之始基，實奇偶之極軌。批根爲說，而其類從。慧業所存，斯爲隅舉。次論氣格。莫如疾徐。文之盛在沈鬱。文之妙在頓宕。而沈鬱頓宕之機，操於疾徐。此之不可不察也。論語觚不觚句。疾也。觚哉觚哉句。徐也。其然句。徐也。豈其然乎句。疾也。此兩句爲疾徐也。大學一家仁一國興仁節。疾也。堯舜帥天下以仁節。徐也。孟子王曰何以利吾國節。徐也。未有仁而遺其親節。疾也。此兩節爲疾徐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守一百四十九字。徐。先王無流連之樂十六字。疾。國君進賢一百二十二字。徐。故曰國人殺之十七字。疾。尊賢使能俊傑在位五節。徐。信能行此五者一節。疾。此通篇爲疾徐也。有徐而疾不爲激。有疾而徐不爲紆。夫是以峻緩交得。而調和奏膚也。墊拽者，爲其立說之不足聳聽也。故墊之使高。爲其抒議之未能折服也。故拽之使滿。

高則其落也峻。滿則其發也疾。塾之法有上有下。孟子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知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又曰。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韓非。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勸。師長教之弗為變。又云。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得諂。又云。視鍛錫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又云。後而情者貧。力而儉者富。今徵斂於富人。以施布於貧家。史記。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逃遁。而不敢進。又云。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者。皆上塾也。孟子。管仲魯西之所不為也。又云。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韓非子。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史記。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又云。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又云。是所重者在於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於人民者。皆下塾也。拽之法有正有反。孟子。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又云。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又云。此惟救死而恐不贍。荀子。蠃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槁壤。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蟻之穴。無可託足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用者。無赫赫之功。又云。今之學者。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安能美七尺之軀。韓非。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又云。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呂覽。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複。其產複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又云。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史記。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歿。餘威振於殊俗。又云。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者。皆正拽也。孟子。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又云。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又云。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又云。金重於羽者。

豈謂一鉤金。又云。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荀子。樂姚冶以險。則民流慢鄙賤矣。流慢則亂。鄙賤則爭。爭亂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又云。且夫暴國之君。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又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韓非。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不得見。當涂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又云。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廉士者脩而羞與佞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涂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卽汙而不避姦者也。大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史記。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斐然向風。又云。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饑者甘糟糠。民之嗷嗷。新主之資也者。皆反拽也。孟子。知盧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一百二十二字。荀子。凡生於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一百八十一字。旋墊旋拽。備上下反正之致。文心之巧。於斯爲極。是故墊拽者。先覺之鴻寶。後進之梯航。未悟者旣望洋而不知。聞聲者復震驚而不信。然得之則爲蹈厲風發。失之則爲樸樾遼落。姬嬴之際。至工斯業。降至東京。遺文具在。能者僅可十數。論者竟無片言。千里比肩。百世接踵。不其諒已。至於繁複者。與墊拽相需而成。而爲用尤廣。比之詩人。則長言詠歎之流也。文家之所以極情盡意。茂豫發越也。孫武子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勝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者。繁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者。復也。孟子。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又云。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者。繁也。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又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又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又曰。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者。復也。離婁之明節。繁也。聖人旣竭目力。節。復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又云。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繁而兼復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復而兼繁也。荀子之議兵禮論。樂論性惡篇。呂覽之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似順士容論。韓非之說難孤憤五蠹顯學篇。無不繁以助瀾。復以鬯趣。復如鼓風之浪。繁如

捲風之雲。浪厚而盪。萬石比一葉之輕。雲深而釀。零雨有千里之遠。斯誠文陣之雄師。詞圍之家法矣。然而文勢之振。在於用逆。文氣之厚。在於用順。順逆之於文。如陰陽之於五行。奇正之於攻守也。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逆而順也。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順而逆也。孟子。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本言當制民產。先言取民有制。又先言民之陷罪。由於無恆心。而無恆心。本於無恆產。并先言惟士之恆心。不係於恆產。則逆之逆也。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章。桀紂之失天下章。全用逆。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章。全用順。深求童習之編。自得伐柯之則。略舉數端。以需善擇。集散者。或以振綱領。或以爭關紐。或奇特形於比附。或指歸示於牽連。或錯出以表全神。或補述以完風裁。是故集則有勢有事。而散則有縱有橫。左傳。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財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又云。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孟子。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又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又云。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又云。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韓非子。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又云。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又云。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生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又云。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者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修也。是集勢者也。孟子。引經始靈臺。時日曷喪。徵古以明意說。不違農時。五畝之宅。緣情以比事。呂覽專精證驗。韓非旁通喻釋。史記載祠石墜履。而西楚遂以遷鼎。述廁鼠驚人。而上蔡無所稅駕。曲逆意遠。見於組上。淮陰志異。得之城下。臨邛竊貲。好時分橐。街晦旣殊。心跡斯別。右游俠之克崇退讓。而知在位之專恣睚眦。稱權利之致於誠壹。而知居上之不收窮民。是集事者也。二帝同典。止紀都俞。五臣共謨。乃書陳告。是縱散者也。然龍門帝紀。已屬有心避就。金華臣傳。遂至僅存閤閣。宋濂作九國春秋。事蹟悉詳紀中。諸臣列傳。勢難重出。寂寥已甚。今吳任臣書。卽竊其本也。求其繼聲。未易屈指。史記。廉將軍矜功爭列。與避車連文。以美震悔之忠。長平侯重揖客。諱擊傷於本傳不詳。以嘆尊容之廣。程李名將。而行酒辨其優劣。汲鄭長者。而廷論譏其局趣。是橫散者也。然

而六法備具。其於文也。猶魚兔之筌蹄。膚髮之脂澤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士君子能深思天下所以化成者。求諸古。驗諸事。發諸文。則庶乎言有物。而不囿於藻采雕繪之末技也夫。

答張翰風書

翰風足下。白門邂逅。歡若平生。班荆傾蓋。誠有以相知也。報罷後。返樵塢江。復有小滯。方覓良信相聞。忽奉手教。展緘三復。涕洟橫集。足下高才絕學。少所許可。顧迺盛加稱引。不惜駭聽。足下年未強仕。世臣尙在弱冠。要有所成就。與天下共見。非可以口舌爭也。至古之修身以事天者。極於夭壽不貳。況區區苦樂升沈之間乎。雖辱相愛之厚。顧毋以此爲世臣戚戚也。竊賊一議。區處明了。如有用我。可翹足以待蒞事。但此事理有共明。不必謂爲推演鄙說耳。追惟矮屋一夕之談。等於笙磬。而臨歧握手。唯以苦吟爲誠。仁者之贈。心佩不忘。更今三月。竟斷韻語。而篋中舊草。未忍焚棄。篇什頗充。不能莊寫。附緘去書。敬以相屬。宋氏以來。言詩必曰唐。近人乃盛言宋。而世臣獨尙六朝。尙六朝者。皆以排比靡麗爲工。而世臣獨求頓挫悠揚。以邈目送手揮之旨。是以遊歷數州。未遇可言。何意足下遠隔千里。乃爲同術。然足下專推阮陶。世臣則兼崇陸謝。嘗謂詩本合於陳思。而別於阮陸。至李杜而復合。既合而其末遂分而不可止。此則同之微異者也。蓋格莫峻於步兵。體莫宏於平原。步兵之激揚易見。平原之鼓盪難知。天挺兩宗。無獨有偶。太冲追步公幹。安仁接武仲宣。雖云猶麗。無足與參。彭澤沉鬱絕倫。惟以率語爲累。然上攀阮而下啓鮑。孟章非其嗣也。康樂清脆夷猶。以行沉鬱。如夏雲秋濤。乘虛變滅。故論陶於獨至。時出謝石。以言竟體芳馨。去之抑遠。宣城得其清脆。而沉鬱無聞。參軍有其沉鬱。而猶夷不顯。體陵開府。庶幾具體。而江則格致較輕。微傷邊幅。庾則鉛華已重。反累清揚。是故善學者必別其流。善鑑者必辨其源。景陽景純。祖述步兵。而變爲沈響。彥昇法曹。憲章康樂。而發以么弦。子堅神骨俊逸。倡太白之前聲。處道氣體高妙。飛子笑之。嘴矢。是必心契單微。未易與吠聲逐迹者說也。三唐傑士。厥有七賢。鄭公首賦憑軾。少保續詠臨河。高唱復古。珍比素絲。伯玉之駘宕。子壽之精能。次山之柔厚。并具蠲冶。無偏高曾。抗隆安詳。極於李杜。所謂一字一句。若奮若搏。彼建安詞人。不得居其右者矣。事斯以來。歷年三五。師心所向。宗尙如斯。徒以見聞狹隘。材力怯薄。躬之不逮。

良用爲恥耳。竊謂先王治世之大經。君子淑身之大法。必以禮樂。而禮壞樂崩。來自近古。端緒僅存。唯藉詩教。夫言詩教於今日難矣。然而紀述必得其序。指斥必依其倫。禮也。危苦者等其曲折。哀思者懷其舊俗。樂也。凡所以化下風上。言無罪而聞足戒者。今之詩不猶之古乎。世臣生長孤露。早涉憂患。而能飭其領緣。勿邇奇袤。頗謂以詩自澤。言爲心聲。可意逆而得也。足下幸賜觀覽。汰其疵類。使得邊錄定本。留存異日。庶幾自訟有方。時資省察。達則不昧初心。窮則力貞素志。麗澤之益。斯爲不負。此間已無可留。半月後便作歸計。敝居去歛。近在三程。或能襍被過訪。面承指授。天寒殊重。不具欲言。嘉慶五年十月十八日世臣頓首。

答董晉卿書

晉卿足下。承示賦冊。深辱推許。俾加點定。發而讀之。白雲易消息二首。張蔡不爾過也。愁霖杏華紅蕙三首。亦文通子山之亞。斯藝久絕。舊覺頓還。欣喜之情。非可言喻。僕家無藏書。少不涉事。獨好文選。輒效爲之。以古爲師。以心爲範。後乃得唐以來賦千餘首。檢其長篇巨製。殊無可觀。惟韓退之感二鳥。張文潛酷暑。差當意耳。成童事斯。越三四年。內省外方。邈爾無偶。暨出遊江淮間。乃見近人竇東皋侍郎作。駸駸有慕古之意。伐材近而隸事雜。氣象窘迫。大興朱相國有進御文五十餘首。華瞻勝竇氏。意卑不能尊其體。張孟遷進士步趨朱氏而加修飭。然貪多之弊。更甚尊舅氏。張皋文編修識字諧韻。而外腴內竭。金明甫庶常承編修之指授。用意秀宕。而怯薄無以自立。斯數君者。固已魁然迥出。卓立頽流。諸古人柔厚之旨。未窺一間。僕以奔走風塵。弱冠廢學。常歎生秉殊分。使不迫於饑寒。以三年餘暇。沈浸遺編。源於風騷。以端其旨。以息其氣。播於子史。以廣其趣。以飭其勢。通於小學。以狀其情。以壯其澤。匯於古集。以鍊其神。以達其變。則雖不能追蹤漢魏。力崇淳質。悱惻雅密。接武鮑庾。其庶幾矣。且通人有所蔽。鳴者求其聲。以李杜之材力。耽爲古賦。而所作率散緩樸樸。至以其法入雜言爲歌行。尤橫潰不可理。退之四言碑志。質適可誦。而詩則怒張無意興。僞裁自誤。以誣將來。於今千載。始逢通識。而竇朱草創。體間雅俗。張金之才。相繼天折。僕又藉詞饑驅。不肯竟學。小小之章。儷色不純。沉思未銳。造物顧何厚於古人。必之獨絕往代。今見足下所著。乃知僕於辰巳之年。道棄是事。良以足下。於時始基。天靳吾智。以厚間出。自茲以往。其

無憾矣。吾黨多才。申耆敦讓強忍。博物多能。文起申貫。今古通徹。與廢是皆間氣特育。任重道遠。足下雖以藝勝。唯此獨至。可稱三足。慚形憎貌。無復敢云。謹檢出舊稿十二首。送俟刪勘。匠斤所至。或可爲足下張軍云爾。遲日當奉過。面悉不宣。癸亥四月既望。

揚州府志藝文類

志書之纂輯藝文。所以觀風俗。鏡得失。夫揚州居東南之會。文物爲盛。故首列歷朝土著。而次以遊宦流寓。其詔誥頒贈之文。關涉本郡。亦以次編入。陳隋以前。遺文罕覩。史傳所載。別集所存。雖或經刪摘。加以闕蝕。詞義既高。概從搜采。李氏以來。傳本稍多。迨乎前明。剗削大暢。蕪穢既所欲略。而清英亦難盡集。亦有書比閭笙。詞登畫臂。卽乖適麗之旨。亦從傳人之例。譏貽掛一。迹因逐起。至於近代間人。流布未廣。集藏本家。在彼以求傳爲恥。在此無索珠之勤。義托蓋闕。情同有憾。苦其名脫鱗籍。痕留雪爪。固仰山之心所嚮。亦爭墩之誚所由。但徵本事。盡去旁侵。凡輯三類。共若干卷。地惟一隅。體備百家。覈其升降。故有可言。蓋嘗論詞無今古。槩爲三則。詩文賦頌。異流同源。懿彼發倫類之淳漓。輒政治之得失。閭閻疾苦。由以上聞。雲霄膏澤。於焉下究。言必有物。斯其上也。若夫風雲月露。文煥於天山。川草木。文交於地。憂愉欣戚。文成於人。於以發抒抑鬱。陶寫襟懷。程其格式。平險分焉。是故氣盛者至平流而多姿。勢健者履險隘而不躓。氣以柔厚而盛。勢以壯密而健。風裁旣明。興會攸暢。故其所作。直據胸臆。遂感心脾。日選常言。彌彰新色。斯其次也。至若以形聲求工。倍犯爲巧。此則屬對之餘。酬酢之技。又或排比故實。以多爲貴。搜羅隱僻。以異爲高。聊充筐篚之需。比於角觝之尙。雖臻綺麗。風斯下矣。茲集所載。宦遊詔贈。大都借材。土著諸賢。聲自炎漢。維時道南未盛。秀斬潁江。洎南北分壤。征戰日連。傳人宜少。迺以唐宋文治。十世休息。較之今日。多寡猶懸。然而詳加披誦。則古厚今澆。古勁今孱。篇幅滋長。意義逾薄。則知文氣之變。本自人心。人心所流。寔成風俗。君子擇術。器其慎矣。獨至救時指事之章。防患設機之論。唯其事變日更。推求漸切。加以河淮迭警。漂潦常至。當事之章奏。韋布之條列。辦多切事。方或當疾。是則用志旣銳。結體自尊者也。是故五聲之道。通於政。文字之教。成其俗。其文質樸。徵嗜好之不華。其文清邃。驗習尙之不浮。樂道忠孝。斯根本之克敦。備明

險易。卽智慮之及遠。崇實之得也。流連聲樂。遂近驕淫之靡。譏訕帷薄。難云任卹之教。藻績求麗。則緣情有歎。撫采務博。則窮理不真。致飾之失也。觀其文以知俗。推其俗以知治。況夫碩畫爲經。巷議可誦。則已行者舊章不愆。未行者美意若師。展卷而得斯民不易。後之君子。誠有取於此。則勸懲之方。補救之術。庶乎列國陳風。無媿致書之訓也已。

書贈王慈雨翁霖

士患無以自立。得喪定於命。非人爲之所能增損也。心移於得喪。則學必徇人。以徇人爲學。且烏能自成其文乎。唯不以得喪累其心。獨處以古爲師。羣居擇善而執。受於天者。雖有厚薄之殊。積之久。要皆足以自立。自昔工文之士。其基無不築於此也。至於不虞之譽。求全之毀。今古同歎。譽至則必求所以實其言。毀至反諸吾身。而無可指實。既不疚於心。何病人言哉。語云。爭名者於朝。爭名之地。敗行尤易。唯自安義分。事賢友仁。不改求己之素。通無妨於進取。塞不至於貽悔。斯所遇皆足以進吾之實學。而助吾之真文矣。流陽慈雨王君。將赴京兆試。過揚州。介虛谷張君存予於湖上。揚州古稱塵土之鄉。予僑此十餘年。二君觀之。以爲染塵土者幾何耶。張君學識過傳輩。而盛稱王君。不知其人視其友。予荒落已甚。無以答王君求益之意。祇此守自立之心。則廿年前所證盟於大興朱文正公者。今猶未能自棄。故述以爲贈王君。幸無以爲悠悠常論也。嘉慶廿一年二月廿二日。包世臣書。慈雨成進士。觀政吏部。勤政能自立。爲書吏所憚。常言自得。包君贈言。舉事唯恐失足。負良箴。別後十數年。博覽載籍。爲文有奇氣。不以忤俗自阻。不以殊衆自矜。向其意氣。有成必矣。而年僅四十。遽疫卒於都下。錄此。曷勝悼痛。

與楊季子論文書

季子足下。辱書詢爲古文之要。詞意勤懇。世臣何可以當此耶。足下性嗜古書。尤耽齊梁諸子。而下筆顧清迥。柔厚。駸駸有西漢之意。世臣儼陋僵蹇。何足以稱盛指。謹言其所知。而足下擇之。竊謂自唐氏有爲古文之學上者。好言道。其次則言法。說者曰。言道者言之有物者也。言法者言之有序者也。然道附於事而統於禮。子思曠聖

道之大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孟子明王道而所言要于不緩民事以養以教至養民之制教民之法則亦無不本于禮其離事與禮而虛言道以張其事者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至明允永叔迺用力于推究世事而子瞻尤爲達者然門面言道之語滌除未盡以致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則無以自尊其文是非世臣所敢知也天下之事莫不有法法之于文也尤精而嚴夫具五官備四體而後成爲人其形質配合乖互則貴賤妍醜分焉然未有能一指其成式者也夫孟荀文之祖也子政子雲文之盛也典型具在轍迹各殊然則所謂法者精而至博嚴而至通者也又有言爲文不可落入窠臼託于退之尙異之旨者夫窠臼之說卽記所譏之勦說雷同也比如有人焉五官端正四體調均徧視數千萬人而莫有能同之者得不謂之真異人乎哉而戾者乃欲顛倒條理刪節助字務取詰屈以眩讀者是何異自憾狀貌之無以過人而抉目截耳析筋剗脅蹠行于市而矜詡其有異於人人也耶至於退之諸文序爲差劣本供酬酢情文無自是以別尋端緒仿于策士諷諭之遺偶著新奇旋成惡札而論者不察推爲功宗其有燭繹前人名作摘其微疵抑揚生議以尊己見所謂蠹生于木而反食其木又或尋常小文強推大義二者之蔽王曾尤多夫事無大小苟能明其始末究其義類皆足以成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關家國也凡是陋習染人爲易而熙甫順甫乃欲指以爲法豈不謬哉文類既殊體裁各別然惟言事與記事爲最難言事之文必先洞悉所事之條理原委抉明正義然後述現事之所以失而條畫其補救之方記事之文必先表明緣起而深究得失之故然後述其本末則是非明白不惑將來凡此二類固非率爾所能而古今能者必宗此法機勢萬變樞括無改至紀事而敘入其人之文則爲尤難史記點竄內外傳戰國策諸書遂如己出班氏襲用前文微有增損而截然爲兩家斯如製藥冶金隨其鎔範形依手變性與物從非具神奇徒嫌依傍馬班紀載舊文多非原本故史記善賈生推言之論而班氏典引直指以爲司馬始皇紀後亦兼載賈馬之名賈生之文入漢書者已屬摘略而其局度意氣與過秦殊科則知其出于司馬刪潤無疑也比及陳范所載全文多形蕪穢或加以刪雜輒又見爲碎缺故子瞻約趙抃之牘以行己意而介甫歎爲子長復出者蓋深知其難也通鑑刪採忠宣能使首尾完具利害畢陳原父鑪錘斯爲可尙世臣從前纂汪容甫遺集曾採未成互異之稯足爲

完篇。筆勢一如容甫。容甫故工文。體勢又略與予近。猶易爲力。至作谷西阿傳。採錄其奏議三篇。西阿人能自立。而文筆蕪靡不及其意。世臣因其事必宜傳。又恐一加潤色。將與國史互異。致啓後人之疑。故止爲之刪削移動。較量篇幅。十不存五。而未嘗改易一字。醇茂痛快。頓可誦讀。既與原文殊觀。又不亂以己意。較之子瞻所作。難易倍蓰。非足下其誰與喻。此耶。世臣自幼失學。惟好究事物之情狀。足下所志。略同鄙人。前後雜文數十百篇。足下大都見之。其是否有合古人立言之旨。以及與近世聞人所言古文相承之法。是否同異。世臣不能自知。又將何以爲足下告耶。重辱遠問。伏惟珍重。皇恐皇恐。

再與楊季子書

季子足下。辱賜還答。知不以前書爲差謬。幸甚幸甚。然獎借逾分。又有未甚喻意之處。故復進以相開。惟足下照察。足下謂聖道卽王道。研究事務。擘畫精詳。則道已寓于文。故更無道可言。固非世臣所任。而亦非世臣意也。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見百爲廢弛。賄賂公行。吏治汙而民氣鬱。始將有變。思所以禁暴除亂。于是學兵家。又見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則道殣相望。思所以勸本厚生。于是學農家。又見齊民跬步。卽陷非辜。奸民趨死如鶩。而常得自全。思所以飭邪禁非。於是學法家。既已求三家之學于古。而飢驅奔走者數十年。驗以人情地勢。殊不相遠。斟酌今時。與當事論說所宜。雖補偏救弊之術。偶蒙採納。皆有所效。然極世臣學識之所至。尙未知其能爲富強否耶。民富則重犯法。政強則令必行。故過富強者爲霸。過霸者爲王。詩人之頌王業曰。如茨如梁。又曰。莫不震疊。未有旣貧且弱。而可言王道者也。故謂富強非王道之一事者。陋儒也。若遂以富強爲王道。古先其可誣乎。荀子曰。學始於誦詩。終于安禮。學至于禮而止。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孔子曰。齊之以禮。有禮則安。以禮爲國乎。何有。世臣溯自有識。迄于中身。非禮之念。時生于心。非禮之行。時見於事。惟不敢蕩檢踰閑。竊自附于鄉黨自好之末而已。而足下乃取文以載道之危言。致其推崇。前書方以言道自張。爲前哲之病。而足下更爲此說。是重吾過也。足下又謂苦學彥昇季友而不能近。以致詞氣生澀。非能入漢。夫太白俯首宣城而不珍建安。子美詩親子建而苦學陰何。智過其師。事有天授。故足下之近漢也得于天。而好彥昇季友由于學。然彥昇季